

午夜图书馆守门人 尼克·萨德 向中国读者敞开大门

午夜图书馆

跑道迷踪

适合小学中高年级以上儿童阅读的惊悚故事
有助于儿童的心理发育和健康成长



畅销欧美
2000
万册

广州出版社



左 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跑道迷踪 / (英)阿伦·弗雷温·琼斯著;戴红珍译. -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9.8
(午夜图书馆)

ISBN 978-7-80731-942-9

I. 跑… II. ①阿… ②戴… III. 儿童文学—故事—英国—现代 IV. 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04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2007-017

Dream Demon

Text copyright © 2007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7 David McDougall

Created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 London W6 0QT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7 by Hodder Children's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Dolphin Media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经英国 Hodder 出版社授予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由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跑道迷踪

[英]阿伦·弗雷温·琼斯 / 著 戴红珍 / 译

责任编辑 / 易文梅 杰

美术编辑 / 曾艳芳 装帧设计 / E 中

出版发行 / 广州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9×1194 1/32 26.125 印张

版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80731-942-9

定价 / 60.00 元(全六册)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

邮箱 / wangq007_65@sina.com



前 言

亲爱的孩子，我叫尼克·萨德

你可以叫我影子先生

我有一个可爱的家，那是个神秘国度

我在那里游来荡去，无拘无束

并且

我还将从各地收集来的恐怖故事存放在那里

你想知道它在哪里

想从书架上取下那些恐怖故事吗

如果你答应保守秘密

我愿带你前往

请把这本书带回家

这就是通往

午夜图书馆

的秘密通道

上路吧，孩子

好孩子是不会害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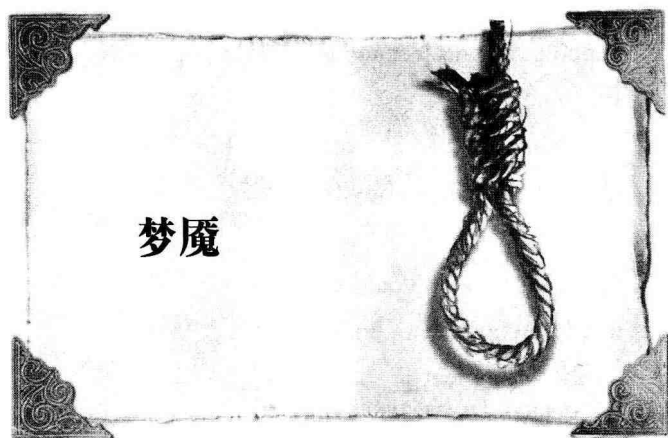


跑道迷踪

梦魇 / 001

跑道迷踪 / 048

狂欢节的舞蹈 / 081



埃尔菲·布莱诺坐在草坪边沿，双手托着腮，心灰意冷。自己才十岁，可是作为球员已经被淘汰！至少今天踢完球之后他就是这种感觉。得了，不过是临时拼凑了一支球队，放学后在公园里踢了一场球——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球场上的表现活像一头蒙住眼睛的三腿驴。

埃尔菲是同龄孩子中踢得最好的前锋，但要是看到他今天的踢法，你才不会相信这个呢！这场比赛，他脚下一一直在拌蒜，一直在瞎踢。

一个阴影突然出现在面前。埃尔菲郁闷地抬起

头，看到本·伯依德俯身站在他面前。本是埃尔菲最要好的朋友。

“今天你是怎么回事？”本问道，“你在场上一点都没派上用场。你没穿对靴子还是怎么的？”

“没什么。”埃尔菲说。那口气意味着“闭嘴，让我清静点。”

本皱起眉。“你不舒服吗？”他问道。

“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埃尔菲没好气地说，“你走远点！”

本没有离开，反而在草坪边沿，挨着埃尔菲坐下。他双臂抱腿，下巴撑在膝盖上，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坐在埃尔菲的身旁，愣愣地看着公园前方，轻轻地吹着口哨。

两分钟后，埃尔菲瞟了他一眼。“我妈妈找到了新的工作。”埃尔菲说。

“那是好事啊……”本轻声说道，他不吹口哨了。

“妈妈找到工作，我真的很开心，”埃尔菲接着说道，“因为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活干了。可是她得参加完初期培训课程才能上班。她得去伯明翰，整个周末都要学习，就是这个礼拜。这就是说，她礼拜五礼拜六晚上都不在家，我得去外婆那儿住。那儿没有有线电视，没卫星电视，啥都没有！更糟的是，她那台电视

机旧得让你不敢相信。我连PS游戏机都插不了！”

“那就叫你妈把家里那台搬过去。”本提议道。

“我说了，可妈妈说总共只有两天，不值得。于是我说，值得，真的值得那么做。可她却说‘这个么，你只好凑合了，因为我们没法把那台宽平电视机放进那么小的车里’，而且她还叫我不要抱怨，因为她有‘其它事情要考虑’，”埃尔菲长叹一口气，“就是因为这，我今天才会踢得这么糟。我整个周末都指望不上电视机和游戏机。我都烦死了！”他瞥了一眼本，对方看上去一脸的同情。“还有，”埃尔菲继续说道，对接下来的话感到有些尴尬，“还有，我得睡在死过人的房间里！”

埃尔菲刚想接着说“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没想到本却瞪大眼睛，脸上浮现出笑容。

“不可能的！”本轻声说。

埃尔菲严肃地点点头。

“太好玩了！有鬼什么的吗？”本追问道。

埃尔菲久久地注视着本，若有所思。他以前从未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也许会很好玩……“我看没有鬼吧，”他谨慎地说，“至少从没听人提起过。”

“死者是谁？”本一个劲儿地问。

“我妈的哥哥。”埃尔菲说。

“他是被人谋杀的，还是怎么的？”本问道，他对

血案很着迷。

“不是的，他不是被人谋杀的！”埃尔菲皱着眉说，“他只是死了。死时和我现在一样大。他妈妈，就是我外婆，有天早上去他房间叫他起床上学，可他夜里已经死了。”

“哇！那死因呢？”

“不知道，”埃尔菲说，“妈妈那时只有四岁，外婆从没告诉过她。妈妈只知道她曾经有个哥哥名叫马丁，夜里死在床上。他没有生病什么——就那样死了。外婆不喜欢提这件事。”

“对，我也估摸着她不愿意提起，”本若有所思地说，他热切地看着埃尔菲，“你打算在他死去的那张床上过夜吗？”

“决不！”埃尔菲几乎喊了起来，“我妈妈不会让我睡在死过人的床上！你变态吧？”他站起身，接着说：“我要回家了，明天见。”

埃尔菲跺着脚走了，本在他身后发出“喵喵”的鬼叫声。

“嗯，妈妈，”第二天放学后妈妈开着她那辆老掉牙的大众牌甲壳虫汽车，载着他向外婆家驶去。路上，埃尔菲试探性地问：“我睡觉的房间外婆买好新床了吗？”

妈妈皱起眉头。“我看没吧，”她答道，“干嘛？”

埃尔菲用力咽着唾沫。自从那个怪物本第一次提起后，这件事就一直压在埃尔菲的心头。“我不想睡在马丁舅舅死去的那张床上。”说着，他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妈妈笑了：“哎哟，看在老天的份上，你烦心的就是这件事吗？我就知道你心里有事。听着，埃尔菲，亲爱的，那间房间全部重新装修过。就连家具也和那时候的不一样。”妈妈看了他一眼：“听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三十年。发生那样的事情很伤心，不是诡异。你明白两者的差别吗？”

“嗯，对，当然明白！”埃尔菲说。伤心是因为有人意外夭折，诡异是因为他们变成吸血鬼再回来从你的眼窝处把你的脑浆吸出来，埃尔菲心想。他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希望死去的马丁舅舅也能明白！

“还有请你不要开口问外婆一大堆和这有关的问题，”妈妈接着说，“对外婆来说，那是个可怕的悲剧，她不喜欢有人提醒她。”

“我不会的。”埃尔菲说。只要搞清楚不是原来那张床，埃尔菲已经觉得够轻松了。埃尔菲把目光转向窗外。此时，汽车正绕着一大片荒废的工业区向前行驶。埃尔菲和妈妈生活在小镇上，外婆偏僻的乡村小屋位于空旷的田野边缘。横亘在两地之间的就是这个乱七八糟向四面扩展的工业区。

假如直接从工业区中穿过去，那么从他家到外婆家只有不到一公里远。但这个废弃的工厂建筑群规模非常大，绕环厂公路开一圈，得绕上将近四公里的车程。

埃尔菲凝神看着窗外高耸的工厂大楼。窗户的玻璃都洞开着，周围扔着很多旧汽车，大院里长满野草。几年前，埃尔菲和本经常在那儿玩来着，可后来竖起好多警示牌，上面写着：“危房倒塌，禁止入内！”妈妈让埃尔菲保证再也不到里面去。

汽车驶过工业区，缓缓地开上一条公路，在长满树林的山坡上盘旋。埃尔菲知道在山顶他们会看怎么样的景象。大片起伏的田野和树林绵延不断伸向远方，直到消失在模糊不清的蓝色里。就在山丘下坡那一边的山脚下，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的残骸，外婆那孤零零的农家小院就在它的旁边。

“加把劲，老太太，”接近山顶时，妈妈催促着车子，“你能行的。”她瞥了埃尔菲一眼，“车上要是装着电视机，我看我们肯定挺不过去，是吧？”

“大概不行。”埃尔菲承认。

“周末没有电视机，你没关系的，对吧？”她说，“你和多丽外婆可以找到一堆事情做。”

埃尔菲冲着妈妈笑了笑。他知道妈妈在为课程担心。他料想这两天肯定是他一生中最乏味的周末。

可 he 不想告诉妈妈实话，让妈妈更为难。“我们当然会，”他说，“谁会需要电视机？”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需要！”随后，两人哈哈大笑。这时，汽车已经驶过山顶，正在加速下坡。

“就快到了，”妈妈说，“你看见那所房子了吗？”

埃尔菲透过挡风玻璃认真看着。前方有很多树木遮住了他的视线。但从树木的上方他仍然看得见破败的中世纪修道院那灰色的石头外墙。外婆的小屋就在修道院后面。“没，还没呢！”他回答道。

冬天的时候，从这儿就可以看见小屋那高耸的烟囱。可到了夏天，烟囱却被茂密的树冠遮住了。车子开下山坡，从修道院旁驶过。这座修道院离公路有好长一段距离，前面是个很大的、野草丛生的墓地。那里遍地都是坍塌的老坟，长满青苔的墓碑以各种奇怪的角度歪斜在那儿。埃尔菲记得，多丽外婆常说教堂墓地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现在已经荒废很久了。

埃尔菲妈妈开车绕过最后一个弯。外婆的小屋近在咫尺。它掩映在一个大花园后面，花园里栽种着未经修剪的蔷薇花和樱桃树，还有种满鲜花的花床。花园很温馨，很友好，很热情——事实上，这和多丽外婆很相似。

妈妈停好车，两人向里走去。他们穿过生锈的拱门，拨开垂挂下来的西番莲，踩在一些石子缝中钻出

来的大棵植物上面。埃尔菲肩上背着旅行袋，里面放着他的睡衣、两套换洗衣服、几本用来消磨时间的书和杂志。

多丽外婆就在那儿，微笑着站在木头门廊下，张开双臂。

埃尔菲跑上前去，一把抱住外婆。“你好，外婆！”他高兴地说。外婆身上闻上去有股烘烤食物和黄腊家具上光漆的混合香味。

“我听见汽车声，”她说，“你俩好么？苏珊娜，你的新工作肯定很带劲，没错吧？埃尔菲，但愿你不会觉得太无聊，我这儿你看惯的电视频道一个也没有。快进来，我刚从烤箱里拿出些巧克力松糕，我们可以好好地喝上一杯茶。”

三人簇拥着走过狭窄的门厅，走进宽敞的厨房。从这儿的窗户可以眺望修道院。好几次，埃尔菲感觉这个废墟显得有些诡异。但在明晃晃的阳光照射下，坍塌的墙壁确实犹如风景画一般美丽。外婆的小屋墙壁上挂着许多她创作的修道院水彩画，由此可见，多丽外婆显然也有相同的看法。

画水彩画是外婆最大的嗜好——她甚至每年亲手制作生日卡片和圣诞节贺卡。埃尔菲认为她画得非常出色。埃尔菲小些的时候，外婆曾经教过他一些绘画技巧，那一阵子他很喜欢画画。但之后足球和游

戏机占据了他的生活，他基本上已经很少使用颜料和画笔。

“去，把你的东西放到你的房间里，”多丽外婆吩咐埃尔菲，“房间已经为你开过窗换过气了。”

埃尔菲离开外婆和妈妈，让她俩在厨房里说话。小屋的最上层得靠一个弯弯曲曲的狭窄楼梯才能爬上去，四面毛糙的白色墙壁上挂着多丽外婆创作的水彩画，数量更多。

埃尔菲知道他过夜的房间在哪儿。左手第一间。上次来时，外婆把房间涂成树叶的绿色。埃尔菲在紧闭的房门前裹足不前。怎么办？要是他推开门看见……什么东西呢？

埃尔菲深吸一口气，转动房门把手，猛地推开门。房间漆成淡淡的奶黄色。墙上挂着几幅外婆的水彩画。窗子开着，整个房间洒满了阳光，夏日的空气很新鲜。埃尔菲走进房间，把旅行包扔在床上，然后跑下楼去。房间那明快的外观让埃尔菲全然忘记了他对鬼魂的担忧。他感到接下来的两天里，唯一值得担心的就是别闷出个好歹来。

埃尔菲的妈妈待了不到半小时。三人在厨房里吃着松糕。妈妈向外婆汇报了埃尔菲在学校里各方面的最新表现。

妈妈开车走后，多丽外婆带着埃尔菲参观了那个乱糟糟的后花园，指给他看一个她称之为“小鸟饭店”的地方。那儿有许多容器，里面放着葵花子、花生和羊脂球，还有一只为野鸟准备的浴盆。

“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帮我往容器里放鸟食，”外婆搂着他的肩膀说，“我有一副望远镜，你可以用它来观察鸟儿。我会给你看我的鸟类书籍，凡是你不认识的鸟儿，你都可以从那本书上查到。”

埃尔菲的心沉了下去。两天都看鸟？就是这么回事——现在他可以正式宣布，他将度过他一生中最糟糕的周末。

“你喜欢吗？”外婆问道。

“那还用说！”埃尔菲笑着说。他很爱外婆，他最不愿意告诉外婆他对观察鸟儿的真实想法，以免惹得外婆烦恼。

“还有，我们也可以一起画画，”外婆提议道，“你觉得怎样？”

“酷。”埃尔菲说，心里却暗想，他的表演应该得奥斯卡奖。

“那就这么说了，”外婆说，“待会儿我去给我俩弄点东西吃，然后我把家里的照相册拿来。那一次我给你看老照片时，你有多喜欢，你还记得吗？”

在埃尔菲的想象中，他一头栽倒在草地上死了。

多丽外婆确实可爱，可她似乎忘记他比以前长大多了。“对，我记得！”他说。两人转身向小屋的花园门走去。一路上，埃尔菲拼命地希望到晚餐的时候，外婆会忘掉照相册的事。

埃尔菲真高兴睡觉的时间到了。圣诞夜不算，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整整一晚上，埃尔菲对家人的老照片努力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真是累得够呛。倒不是说欣赏老照片是外婆提供的唯一消遣。根本不是。多丽外婆还有满满一柜子残缺不全的旧拼图，还有很多古怪的、没有说明书的旧棋盘游戏。她甚至还找出一副快乐家庭扑克牌。可那上面的好多家庭都已离异，小孩子也都离家出走了！

埃尔菲在楼上的房间里。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月光下，窗外截然不同的景致激起了他的兴趣。一轮圆月低低地挂在天上，挂在修道院的上空。在微弱的银色月光下，修道院的残壁显得很不真实，仿佛它们随时都可能幻化成一缕缕薄雾，飘然消失在树梢上方。

埃尔菲的后背一阵发凉。映入眼帘的是墓地里七倒八歪的墓碑和无人看管的坟墓，它们矗立在阴影中，显得颇为阴森可怕。埃尔菲迅速拉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埃尔菲打开床头灯，换上睡衣，钻进凉爽的被褥

里。先凑合一晚，他心想，只剩一个晚上，也许明天白天的时候，他可以去那儿探险。

睡意开始袭来。

埃尔菲被浑厚而响亮的钟声惊醒。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埃尔菲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聆听着深沉的钟声——铛！铛！铛！

“当然，是修道院的，”埃尔菲对自己说，“那些修道士难道从不睡觉吗？”他翻过身去，用毯子蒙住头。

嘿，等等，埃尔菲睡意朦胧地想，这个修道院只是一堆废墟罢了，它现在甚至连敲钟人都没有……

但是不一会儿，埃尔菲又进入了梦乡，钟声只依稀回荡在他的潜意识里。

接下来，埃尔菲只记得，自己正站在年代久远的墓地里，注视着破败不堪的修道院——只不过现在这地方不再是残垣断壁。它耸立在埃尔菲的面前，很坚固，高高的尖顶，高耸的塔楼，一应俱全。它的石墙在落日古怪的金黄色余晖中熠熠生辉。修道院高高的窗户玻璃反射着光怪陆离的光芒，那是土黄色的太阳原本投射在田野上的。在这个巨大建筑的尽头，正对着残阳，有个巨大的圆窗，像苍蝇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埃尔菲打量着四周。墓碑还在，只是数量少了许多，而且全都垂直竖立着。悄然降临的暮色把它们染